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戈大专, 陆玉麒, 孙 攀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210023)

摘要: 新时期乡村振兴挑战与空间利用问题密不可分, 基于空间治理建构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诉求→效应→路径→策略”解构方案, 探讨了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体系。结果表明: ① 乡村价值重构是确保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 乡村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可从乡村空间治理寻找突破口; 乡村空间治理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入手, 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 重组空间组织关系, 重塑空间价值分配体系; ②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强化等层面加以呈现。③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保障组织机制, 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④ “上下结合型”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落实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 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 推动空间发展目标落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 “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科学体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乡村空间治理; 城乡融合; 内生发展; 空间权利; 多元主体

DOI: 10.11821/dlxb202204002

1 引言

2020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 须臾不可放松,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实施方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已上升为全社会的重要战略,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夯实三农“固本安邦”基础, 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难度大, 如何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1],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 基于制度性的集成创新, 汇聚更多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惠农举措, 形成多轮驱动的乡村振兴格局, 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认识乡村发展阶段和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乡村振兴对象是一个多体融合的地域系统^[1]。以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 探究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

收稿日期: 2021-09-08; 修订日期: 2022-01-1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20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9M660109, 2021T140303);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190717);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GLC002);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KJB170018); 江苏省自然资源科技项目(2021008)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901204;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No.2019M660109, No.2021T140303; Jiangsu Provin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o.BK20190717; Jiangsu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No.19GLC002;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the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o.19KJB170018; Natura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Jiangsu Province, No.2021008]

作者简介: 戈大专(1987-), 男, 江苏新沂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1568M), 主要从事乡村空间治理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E-mail: gedz@njnu.edu.cn

发展途径,开展多尺度、多层次的乡村地域类型和功能识别,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类型及空间分异规律^[2-4],为振兴乡村提供保障。城乡二元体制下乡村发展长期受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供给的制约,需要改变城乡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推动城乡关系进入新阶段^[1, 5-6]。《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当前,乡村振兴研究在理论基础和实施路径上有了一些探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有关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体制机制等学理性问题仍待加强,科学体系仍待凝练^[7-9]。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立足中国城乡转型的现实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体系具有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城乡发展要素自由流通与乡村空间开发密切相关^[10],乡村空间治理是破解要素配置困境,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欧洲经历了由“自上而下”主导要素分配模式到“自下而上”城乡要素交互流通的乡村发展政策转变过程。从治理内容看,“自上而下”模式下政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项目,转变为“自下而上”以国土治理为代表,注重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营建^[11-13]。乡村空间是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学者尝试从乡村物质空间治理及物质空间承载的非实体空间治理为切入点,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突破口,深化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研究^[2, 5]。乡村空间作为空间治理体系的底层空间,在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基础上构建适应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乡村空间治理理论体系和实施路径,有利于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和提高空间治理能力^[14-15]。乡村空间治理从关注物质空间治理拓展到空间价值分配和空间效益优化^[16-17],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价值不断明晰。

乡村空间治理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对乡村物质空间及其承载的空间关系治理,构建城乡要素流动通道,优化乡村空间结构,促进乡村转型发展^[7, 18]。乡村空间治理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对应乡村振兴的目标诉求^[19]。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进村退局面下,以城乡融合为关键突破的乡村振兴落实路径仍待研究^[20]。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以空间治理手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理论体系和实施路径亟待深化^[2, 16, 21]。在城乡地域系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地域差异性与乡村空间治理措施组合的适应性衔接机理仍需探索^[22-23]。乡村空间治理以打破乡村空间发展障碍为着力点,与破解乡村振兴难点形成逻辑连接^[24]。空间治理完善乡村空间地域结构与功能,推进城乡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落地抓手^[25]。新技术体系下,“时空压缩”带来的发展要素跨尺度流动,通过乡村空间治理提高乡村转型发展能力的机制和路径仍待研究^[26-28]。“科学、高效、有序”的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国家发展战略的传导,提升空间开发利用水平,推动空间可持续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反,“紊乱、低效、失序”的空间治理将带来空间开发利用的不可持续,进而削弱国家治理能力,抵消空间治理弹性,造成系统性治理障碍^[2, 5, 18]。

2021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通过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使乡镇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任务开展相关工作。乡村空间治理在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培育基层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仍待探究^[2, 11]。本文在解析乡村振兴诉求的基础上,重点探索当前开展乡村空间治理应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从乡村空间综合治理理论体系构建出发,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于此,从乡村空间治理的“效应→路径→策略”出发,进一步探讨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逻辑体系,在逻辑关系与逻辑体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逻辑分析架构,深化乡村空间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互动逻辑研究。

2 面向乡村振兴的空间治理理论解析

2.1 新时期乡村空间治理诉求

2.1.1 可持续乡村振兴路径待完善 乡村振兴是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乡村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保障。乡村作为城乡地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3],城乡空间分割,发展权益不均,要素流通阻隔,成为乡村发展衰退的重要原因^[5,29]。当前,乡村空间价值难显化、发展空心化、组织零散化,成为乡村可持续转型的重要障碍。乡村可持续发展强调乡村在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既能服务本地居民生产与发展需求,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必要的综合服务,强调乡村特征的维持,乡村特色的保护,乡村性的有序维系^[30-31]。乡村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可持续发展不是乡村景观城市化,也不是乡村性逐步衰落的“城进乡退”,而是乡村价值的重构,包含价值体系(目标体系、内涵体系、效应体系等),价值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主体分配等),价值实现(空间实现、权利实现、制度实现等)的重构。乡村价值重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通过振兴方案设计,振兴路线探索,振兴主体参与,将有利于开辟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

空间载体的一致性决定乡村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共同性。空间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是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乡村可持续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生产发展的经济可持续转型,农户生计的社会可持续转型^[32],乡村弹性提升的生态可持续转型^[33],均为乡村振兴目标落实和实践路径提供可行方案。当前,乡村振兴路径不通也多与空间利用问题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乡村规划中产业发展空间受限,产业空间用地审批难,催生了乡村非正规产业用地^[10],产业振兴空间供给紧缺。乡村人地关系优化是人才振兴的前提,村庄“空心化”与“人地分离”的土地管理制度直接相关。乡村公共空间和传统村落是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文化振兴渠道不顺畅与乡村文化价值难以得到有效确认,传统文化传承的收益分配不均等现实问题有关。生态振兴前提是乡村空间生态价值的重构与实现,乡村空间功能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决定了乡村空间生态价值被严重低估^[2,33],成为限制乡村空间实现持续生产的关键环节。乡村组织振兴并不仅仅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组,乡村空间及其组织体系与组织振兴关系紧密,乡村组织空心化、零散化、族群化,需要从空间组织上寻找突破口^[34]。

2.1.2 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迎挑战 新发展阶段对乡村发展战略提出新要求,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发展阶段转型,乡村发展迎来全新挑战。乡村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战场,农村拥有巨大市场潜力,城乡互动发展是优化国际和国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城乡地域系统中发展要素流通不畅、结构功能紊乱等系统性障碍,成为阻隔城乡循环的关键内容^[2,7]。新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降速、内外部发展压力挤压、城乡关系矛盾堆积,新旧问题叠加成为城乡转型发展的常态^[8]。城镇化将面临城市对乡村外出人口吸引力和容纳力下降的挑战,乡村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的难度和成本不断加大,试图通过城镇化解决“乡村病”的路径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1]。新时期,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均面临战略调整,乡村作为国家稳定发展的战略后盾逐渐显现,乡村振兴对于稳固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凸显。战略转型期也是发展机遇期,城乡二元割裂的管控体系和运营模式已难以适应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破解乡村振兴领域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到了迫在眉睫的关键时期,城乡关系优化也成为培育可持续乡村转型路径的重要依据。

城乡空间用途一体化管控和发展权利公平化配置困境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待解难题^[2]。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空间开发权利、价值分配、管理体系的一体化,推进空间开发价

值流向重新塑造,将有利于重构城乡关系,进而服务乡村振兴。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乡村空间被置换成城镇空间,而空间增值绝大部分被城市政府获取,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扩大^[6]。城乡空间管理模式差异,使得乡村空间价值的溯源主体不明确,并往往处于博弈关系的弱势方,造成乡村空间价值大量流失,失地农民与失业农户显著增多,乡村不稳定因素逐渐累积。以乡村空间治理为突破口,重构乡村发展权益,推动城乡要素流动,激活乡村空间价值,增强乡村发展动力和能力,进而开辟乡村内需新增长点,突破城乡空间发展的异构格局^[35]。

2.2 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理论建构

乡村空间治理,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在乡村多元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群体等)的共同参与下,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治理不适应乡村发展的空间形态,落实乡村空间用途管制策略,进而实现乡村空间结构与功能优化,推动城乡空间公平配置的综合治理过程。乡村空间形态表征一段时期内乡村国土空间开发与利用状态,乡村空间结构的不连续性、功能的多样性、关系的复杂性、价值的复合性,决定乡村空间形态既包含显性的物质空间形态,也包括物质空间承载的社会经济系统等空间隐性形态,其中空间权属关系和空间组织形式是其中重要内容。乡村空间治理包含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进而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重组空间组织关系,重塑空间价值分配,实现对乡村空间的综合治理^[7]。

乡村空间治理以乡村空间形态为治理对象,在强调乡村空间结构功能特性的基础上,强化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组织治理,突出乡村空间治理的特殊定位。乡村空间治理成为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突破口,强化乡村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将为构建有序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保障。正如前文所述,落实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乡村可持续转型、构建新发展阶段均与乡村空间密切相关,可以说乡村空间开发与利用形态决定了乡村地域系统的运转状态。然而,“城乡分治”的国土空间管理体系、“人地分离”的乡村人地关系格局、“组织零散”的空间组织体系、“权利模糊”的空间权属体系等乡村空间形态,成为限制乡村空间高效利用、公平分配、有序开发的障碍,乡村空间治理势在必行^[1]。

乡村空间治理立足空间形态治理,优化乡村地域系统整体运行状态。乡村治理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长期关注的话题,与其聚焦国家与乡村社会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不同,乡村空间治理从空间承载性、空间复杂性、空间异质性出发,核心探讨通过治理空间形态,改变乡村人地关系的地域格局,进而服务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乡村治理重点关注了乡村社会管理和乡村自治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与本文关注的空间治理存在较大差异。乡村空间治理通过凸显空间治理的尺度特征、综合特征、区域特征,强化国土空间在乡村发展中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已有研究从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城乡主体公平博弈、城乡发展要素流动、城乡权利均衡配置等方面推进城乡关系优化。可以看出,乡村空间治理重点从城乡空间形态的结构性矛盾出发,尝试从空间多元治理手段入手,建构扎根于国土空间的乡村空间治理分析框架。

2.3 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逻辑关系

乡村振兴难点与乡村空间治理的着力点是二者连接的逻辑起点。乡村振兴战略难落实与失配的人地关系、异化的城乡关系、失衡的价值流向密切相关,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正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图1)。当前,乡村空间开发存在结构功能不协调、价值低估、权属不明、组织零散等问题,同时也是抑制乡村跃升发展的阻力。乡村空间治理瞄准乡村空间开发利用的不适宜形态展开针对性治理,为打通乡村振兴乡村发展的路径扫除空间障碍。具体表现为物质空间治理协调乡村空间地域结构与功能,

空间权属治理打通乡村空间价值实现渠道,空间组织治理凝聚乡村发展活力。进而重新配置乡村人地关系地域格局,改变“城乡分治”“人地分离”的状态,这将重新塑造乡村发展的空间基础。

乡村振兴措施与乡村空间治理成效的对应性构成二者在乡村振兴科学体系中的衔接关节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核心的乡村振兴举措体系为乡村空间治理指明了方向。产业振兴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需要在完善基层集体经营制度前提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34],空间治理服务乡村产业振兴是其核心治理目标。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坚实保障,缺乏人才振兴的乡村将难以持续运营,空间综合治理增强乡村吸引力将是完善人才振兴的关键举措。

文化振兴是防止乡村性削弱的重要前提,脱离传统乡村地域文化的振兴策略将成为“无源之水”,乡村空间治理维持乡村地域特色的差异化治理策略,凸显乡村公共空间文化传承作用的治理方案将为有效落实文化振兴路径创造机遇。生态振兴与乡村空间的价值化和产品化紧密相关,通过乡村空间治理强化乡村空间生态价值特征及其实现方式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组织振兴与乡村组织程度及其风险应对能力紧密关联^[35],乡村空间组织治理将重点解决乡村振兴的组织困境。

乡村振兴的地域差异性与乡村空间治理措施组合的适应性是二者逻辑衔接的基石。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政策是破解乡村振兴战略难落地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的地域特色离不开区域国土空间的承载性和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乡村空间地域特征凸显了乡村资源环境本底的重要性^[36],突破地域限制性因素也是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不论是贫困区资源环境的诅咒效应,还是发达地区乡村空间的消费化,都表明结合乡村空间的自然基础是保障乡村振兴落地的关键所在。乡村空间治理举措的差异化组合表现为立足区域特征,识别核心限制性因素,以乡村空间关键环节治理为突破,撬动整个乡村转型发展格局。江苏省立足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大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乡村空间治理举措的适应性将有效推动区域乡村实现快速发展^[5]。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物质空间治理、空间权属治理、空间组织治理,正契合了乡村振兴目标的核心诉求。乡村空间利用问题是乡村病频发的重要诱因,相反乡村空间治理将是打开乡村振兴的重要钥匙,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将具有现实意义。下文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振兴效应、振兴路径、振兴策略出发,深化二者逻辑关系。

3 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效应

3.1 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

乡村空间治理改变城乡互动格局,有利于完善城乡地域系统转型的理论基础。乡村空间治理通过改变城乡空间用途的二元轨道,尝试建构城乡空间用途一体化管控平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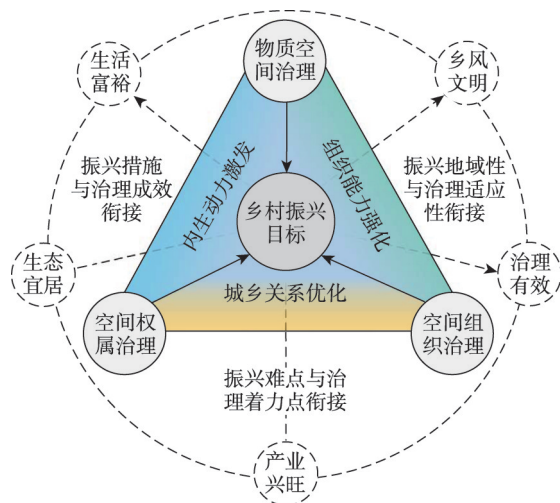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衔接关系

Fig. 1 The cohe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公平置换机制,进而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交易的一体化,突破乡村空间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定位。乡村物质空间治理是推进城乡互动的动力源,通过物质空间治理挖掘乡村空间开发潜力,为置换乡村发展资本创造条件。乡村空间权属治理显化乡村空间价值,推动空间价值增值的公平化分配,创造空间价值向乡村流动的条件^[37-38]。乡村空间组织治理强化乡村破碎空间的重组,优化空间主体组织方式,为推进市民化为代表的城镇化扫除基本障碍。通过乡村空间治理,打破城乡空间物理隔离、价值割裂、组织分裂的困境,进而为优化城乡关系提供破题路径。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改变城乡互动“强度”和“通道”实现对城乡关系的优化。城乡互动强度与城乡发展要素流动的顺畅度和牵引力成正比,同城乡空间阻隔和城乡差异鸿沟成反比,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城乡发展要素流动格局、城乡空间结构特征、城乡空间功能体系,进而建立起全新的城乡互动关系,提升互动强度。乡村空间“物质—组织—权属”治理体系通过改变城乡互动通道优化城乡关系^[2]。城乡空间发展权、物权、经营权等权利体系的不对等(图1),使得乡村空间权利被城市持续挤占,通过空间治理打通城乡权利互动通道,将是激活乡村空间开发潜力的关键环节^[37]。此外,城乡互动的要素流通通道、一二三产业融合通道、基础设施连通通道、公共服务网络通道均将在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中得到强化。通过城乡互动强度延伸和通道疏通,实现城乡空间开发格局的重构,为构建公平的城乡关系奠定基础。

3.2 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内生动力激发

乡村空间是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利用乡村空间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关键在于打破传统空间利用模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城镇化进程中,以“空心化”为代表的村庄衰退趋势“不留人、不养人”,乡村发展动力持续衰减。因此,破解乡村发展动力流失的关键是留住本乡人,招来外乡人,培育干事能人,“有人气”的村庄才可能被活化。此外,村庄内生动力培育需要激发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村庄创新发展的自适应能力培育是关键,外来因子的引入仅是翘板。乡村产业难发展,动力培育将难以为继,产业持续引入与再造才是乡村内生动力持续发酵的源泉^[11, 34]。乡村人地关系转型背景下,通过乡村空间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条件已具备,部分先行先试、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已经树立众多成功案例。以山东曹县为代表的数字电商乡村发展模式,充分说明依托乡村本土空间资源衔接跨尺度交互作用的市场网络,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具备现实的可行性。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对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激发效应,有利于揭示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

乡村空间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可通过空间保障、权利保障、组织保障等形式得以体现。乡村物质空间治理解决乡村人地错配问题(如宅基地合理退出),空间权属治理提升乡村人口空间处置权和收益物权,充分激活乡村空间价值服务本地居民的潜力,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和产业开发的积极性,从而凝聚乡村“人气”。空间组织治理推动乡村生产和生活模式重组,创新新型合作组织方法,凝聚新的乡村经济组织形式。以上分析可知,乡村空间综合治理在打破乡村“空心化”,破解乡村衰退无后劲等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38]。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需要空间基础,空间综合治理通过盘活存量空间,挖掘潜在空间,优化空间结构,推进混合利用等方式,落实乡村内生发展的空间保障。城乡空间价值公平分配是调动乡村主体创业的重要推动力,乡村空间权利赋予过程,也是城乡空间价值二次配置过程,空间治理推动乡村土地利用价值增值,正是乡村内生动力培育所急需的权利保障。乡村空间利用“散、乱、空”状态^[39],带来乡村空间组织“低效、无序、混乱”,阻碍了乡村生产和生活模式的更新,“小农”生产组织模式与现代市场对接需要通过空间治理加以衔接^[1],推动空间组织与乡村生产组织有序转型,进而从组

织保障层面加快构建乡村内生发展渠道。通过空间保障、权利保障、组织保障,内生动力激发更具现实可操作性(图2),也为构建乡村产业发展和创新生产模式创造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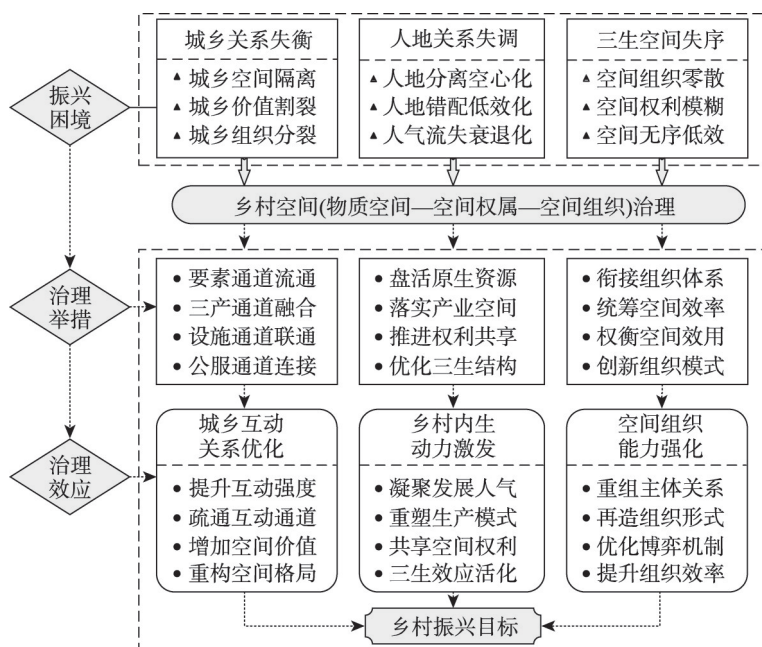


图2 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效应

Fig. 2 The effect of spatial govern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3.3 乡村空间治理与空间组织能力提升

乡村空间治理重组乡村空间体系,重聚乡村发展活力,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将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中国乡村由小规模家庭为单位向现代生产组织体系转型是乡村转型面临的重要挑战。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转型经验表明,乡村人口流出过程需要与农户结构体系重组,生产模式重组,城乡关系重组紧密结合起来。东亚发达国家转型经验中,强化农户协商机制的自组织体系成为保障农户发展权益,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发挥乡村基层组织力的重要渠道^[2]。集体经营性资产紧缺,公共服务能力羸弱,组织号召力缺失,这些已经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立足中国小农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破解乡村组织能力涣散问题必须得到足够关注。乡村空间治理从乡村空间权利分配重组、用途管制重组、主体关系重组等方面出发,强化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生产和生活组织体系的重组,将为强化乡村空间组织能力提供支撑。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乡村空间组织体系、组织效率和组织效用等方面强化基层组织能力,提升乡村发展组织程度。乡村空间综合治理在强化村域尺度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户尺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强化村集体的空间组织能力,协调村支两委和村民经济合作组织在村庄组织中的地位和定位,突出乡村空间组织的统筹能力,进而破解乡村组织体系零散化、空心化、悬空化等弊端^[31]。乡村空间治理与治理效率提升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明确,治理组织高效,治理方式多样等方面。乡村空间综合治理强化物质空间与空间关系一体化治理,空间权利与空间组织统筹治理,正切合了乡村组织体系重组的现实需求。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与组织效率提升还可通过空间利用效率,城乡组织效率,主体博弈效率等方面施加影响,进而全方位促进乡村组织效率的提升,服务构建新型空间治理格局。乡村空间治理强化基层组织能力可从优化组织效用入手服务乡村振兴,主

要通过再造基层组织模式,提升基层组织博弈能力,优化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促进乡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4 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路径探讨

乡村空间治理在重构城乡互动关系、乡村内生发展体系、基层组织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些正向效应通过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设计,将为构建新时期乡村振兴可行路径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不同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的乡村。因此,开展空间治理导向的振兴路径理论研究,核心是阐述如何通过空间治理搭建具有普适特征的乡村振兴可行方案,进而推进乡村转型发展进入良性通道。综合前文分析,本文构建了3种空间治理导向乡村振兴可行路径,分别为城乡融合路径,内生发展路径和组织强化路径,与空间治理效应体系紧密结合,逻辑体系较为严密。

4.1 城乡融合路径

城乡融合在重构城乡关系与振兴乡村双重层面具有建设目标的一致性,建设手段的共通性,建设过程的融合性。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城乡关系的重新构建,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没有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难以实现,离开乡村振兴的城乡关系也难以融合发展。刘彦随指出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城乡交错的地域系统是推进城乡关系重构的关键,构建城乡融合体是推进城乡关系转型的核心策略^[1]。构建城乡融合体可从空间要素配置体系、空间结构传导体系、空间功能优化中寻找突破。乡村空间治理瞄准城乡关系领域存在的要素流通难、价值互通难、功能置换难等问题展开针对性治理,正契合了城乡关系重构与融合的目标。空间治理带来的城乡发展要素配置体系重构主要包括组合搭配重新谋划,发展价值重新分配,流通渠道重新构建。通过推动发展要素有序流动和重新配置,打通乡村振兴要素流通渠道。乡村空间治理优化空间结构传导体系主要通过空间用途管制落实、城乡聚落体系优化^[40]、乡村地域空间结构完善等方面传导乡村振兴政策。空间治理优化城乡功能体系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落实的重要内容,通过空间治理落实城乡空间功能交换与价值置换相匹配,推动乡村空间价值显化和城乡空间功能互补,进而服务城乡融合发展^[5,7]。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要素流通、空间结构互通、功能价值融通的融合过程,正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可行路径。城乡发展要素自由和高效流通是保障乡村振兴的基础动力,推动城乡迁移人口市民化、工商业资本有序下乡、科技和技术支持乡村发展、保障返乡劳动力就业并加强培训。这将带来城乡发展要素由单向流通向双向流通,进而为落实乡村振兴创造条件。城乡文化差异及其空间承载地域分异,通过乡村空间有序治理将有利于城乡文化的交互,为传承乡土文化,推进文化振兴创造条件。城乡空间结构互通是打通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41],城乡空间三生空间结构、聚落体系结构、空间网络结构、空间关系结构等结构体系互通目标的落实,将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城乡空间价值融通是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突破,核心在于空间治理破解城乡空间功能和价值体系的异化格局,推动城乡空间价值的公平配置(图3)。乡村空间治理通过改变城乡发展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释放乡村空间的经济价值,推动城乡社会关系的互动,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机制、价值分配机制、功能互补机制。结合乡村空间地域类型,制定适应地方需求的治理手段,重点突破“问题区域”的“区域振兴问题”。通过乡村空间综合治理,推动城乡发展要素有序流动,疏通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堵点”,破解乡村振兴的落实“难点”,打通振兴政策的传导“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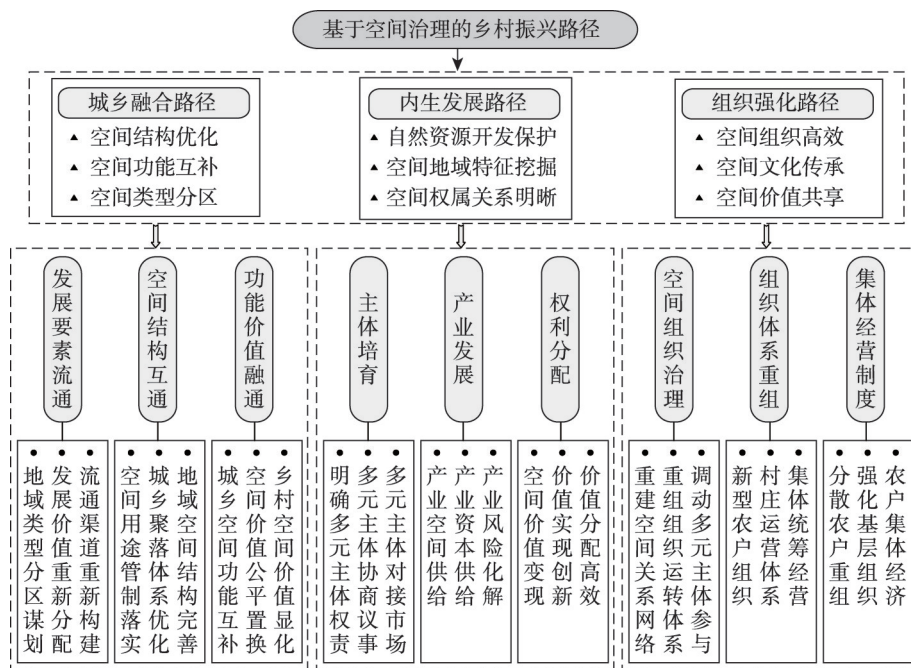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路径

Fig. 3 Th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spatial governance

4.2 内生发展路径

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机制和路径的落实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重要命题。离开乡村内生发展的振兴将难以持续运营，乡村性也难以持续维持，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动力基础不牢。长期以来，以项目制输入为代表的外缘动力介入乡村发展虽起到短期发展效果，但乡村自适应发展能力仍是短板。以内生发展能力提升为工具，内生发展渠道构建为手段，内生发展参与机制营造为目标，构建乡村内生发展路径将有效完善乡村发展动力基础，夯实乡村振兴可行路径。乡村内生发展与乡村自然资源本底和地域特征密不可分，基于乡村空间开发与利用的内生动力培育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与必要性。乡村内生发展路径深化可从“主体培育、产业发展、权利分配”上寻找突破口^[2-11]。乡村发展主体既包含以“小农户”为核心群体的分散主体，也包含乡村新型主体（乡村能人、企业主、工商户等）。乡村空间治理与主体培育主要通过明确主体责任关系，调动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完善多元主体协商与议事机制，衔接多元主体与市场的对接等层面展开。乡村产业发展可通过空间治理对产业空间供给，产业资本供给，产业风险化解等几个方面施加影响，进而为乡村内生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乡村空间治理瞄准国土空间不合理利用形态，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进而凸显地域空间特色，完善乡村内生发展基础。通过空间治理开辟产业振兴新空间，解决产业用地短缺问题，通过乡村空间价值多元实现路径，培育产业发展增长极。针对乡村生态空间进行综合治理，打通完善乡村地域系统的整体功能，凸显乡村空间综合价值，全面服务乡村生态振兴诉求。

空间治理带来乡村空间权利生成、实现和分配的体系优化有利于保障乡村内生发展路径的实践。落实空间资源向空间价值的转化过程，契合了乡村内生发展的现实诉求。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空间“同价同权”，通过空间用途分区与管制制度保障空间价值生

成的合理性,落实空间价值公正配置^[42]。空间权利的实现方式除了空间价值变现,也包含价值实现方式的创新。空间权属治理重点解决空间权利关系模糊和空间权利落地缺少抓手等问题,有利于打通乡村空间权利的实现路径。空间权利公平和有效分配是保障乡村内生发展实施的重要环节,进而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填补乡村发展的“权利真空”和“主体缺少”状态。乡村空间治理通过明晰空间产权关系,明确多元主体经济利益来确立乡村发展权益的分配机制,完善乡村空间价值体系,拓展空间价值实现方式,提升空间价值分配效益(图3)。通过空间权利分配,突出乡村空间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而完善乡村内生发展的支撑体系。

4.3 组织强化路径

乡村空间治理强化乡村组织能力对破解乡村衰退趋势具有重要作用。乡村组织体系衰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乡村人口流失产生的人才队伍缺和组织结构乱。乡村空间治理以物质空间治理为基础,改善乡村地域系统结构,提升空间组织效率,理顺乡村空间组织体系。乡村权属治理明确不同乡村主体利益关系,明晰公共空间权属体系,优化乡村社会空间关系,激发乡村多元主体参与发展的活力,落实乡村空间文化传承。受制于组织体系不畅的振兴难题,乡村空间治理从乡村物质空间和乡村空间关系两方面组织治理出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组织困境。一方面改善乡村发展组织散乱,构建乡村三生空间的高效组织方式;另一方面优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保证农村集体经营制度有效运转的前提下,从空间组织入手强化对分散农户的重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化村“两委”的领导作用,进而提升乡村基层组织力,深化“多治合一”与“智慧治理”,夯实基层执政基础。乡村空间治理打破乡村发展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乡村振兴的桎梏,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治理保障。空间组织治理通过重建乡村空间关系网络,重组空间组织运转体系,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组织强化路径提振乡村发展能力可通过新型农户组织模式和村庄运营体系加以强化。当前,培育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缺乏有效可行的组织渠道,分散农户无法及时对接市场的变化,企业主难以统筹应对乡村治理困境,多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在基层缺乏落地抓手。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组织强化过程破解了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组织困境。以强化集体统筹经营能力为目标的组织体系重组,为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目标创造条件。集体经济和农户合作组织统筹能力增强,有利于乡村产业的升级与再造,也为完善乡村自治体系提供空间载体。在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制度和乡村生态用地科学保护的情况下,空间治理既能保障农民集体经济收益的提升,也能服务生态宜居目标。乡村组织体系重组对落实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目标具有直接作用,乡村文化体系传承和可持续乡村性保护有路可循,落实治理有效目标和防止公地悲剧更具可行性。集体经济组织统筹能力与乡村公共服务配置和供给能力有关,强化组织力将为生活富裕目标落实提供保障^[43]。

5 面向乡村振兴的空间治理策略

面向乡村振兴的空间治理策略体系是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目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空间治理以全域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乡村国土空间及其承载的空间关系治理是其核心内容。构建完善的乡村空间治理策略与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优化紧密相关,《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

村振兴的通知》,要求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并试图通过规划构建“全域、全要素、全类型”的乡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当前,乡村规划实施缺位导致发展粗放,叠加粮食安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等压力,对乡村空间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多元主体参与乡村规划与运营是落实空间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服务组织强化路径构建。统筹乡村空间用途管制的“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相结合需将乡村空间权利的共享机制囊括进去,进而推进乡村空间治理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疏通城乡发展要素流通的渠道。面向乡村振兴的空间治理策略应瞄准现实需求,实际的可操作性,目标的紧迫性加以设计^[44]。本文尝试从“上下结合型”“多元主体参与型”“权利共享型”3个层面尝试探索空间治理策略体系。

5.1 “上下结合型”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

“上下结合型”空间治理逻辑为应对乡村振兴面临的空間挑战和組織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传统“自上而下”空間治理模式从国土空間管控层级传导目标出发,强调顶层治理政策对于多级空間用途管制的传导,并且与各级政府的事权体系相匹配。乡村空間因处底层空間,缺乏事权也难以对空間实现有效管控,难以支撑当前乡村振兴的现实诉求。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空間治理体系,有利于顶层管控政策传导与基层治理诉求相结合,将多级政府事权体系与乡村空間综合治理结合起来,在多方博弈中实现空間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上下结合型”空間治理策略重点在于将底层空間发展诉求以合理方式实现反馈,进而保障乡村发展的空間诉求。“自下而上”的空間治理重点在于将破碎化、低效化、模糊化的空間实现有效治理。并且能够通过主体参与、乡村规划、用途管制等措施体系加以落实。“上下结合型”空間治理策略有利于推进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空間治理,进而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組織需求^[2]。

“上下结合型”空間治理推动城乡关系重构有利于落实振兴政策。现有国土空間规划体系中落实乡村优先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城乡空間的差异化所有权实现方案,城乡空間一体化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成为新时期阻碍城乡共治,抑制城乡融合共进的重要屏障。“上下结合型”空間一体化治理体系与规划事权划分紧密结合,是保障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和乡村振兴政策落实的重要保障。适应“减量化”发展、“高效化”利用、“生态化”保护的现实需求^[42],在明确乡村国土空間管控目标的前提下,落实国土空間规划“三区三线”的约束性指标传导、构建“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结合的管控策略、探索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管控体系、满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空間诉求、对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衔接管控体系等,进而完善乡村振兴的支撑体系(图4)。

空間治理的跨尺度效应与“上下结合型”空間治理策略相匹配将显著改善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现代通讯和交通网络带来的“时空压缩”使城乡发展要素可以实现跨空間尺度的传递,乡村空間治理在新技术体系下“跨尺度交互”为乡村发展带来全新机遇^[21]。乡村空間治理畅通乡村内部組織体系,强化群体的自組織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这将为外部发展要素进入乡村,快速传播,并起到激发效用提供保障。在跨尺度空間治理视角下,乡村空間治理推动乡村治理实现尺度连通,确保多元主体参与乡村转型发展路径的有效性。乡村空間治理地域多样性也随着地域空間影响因素的跨尺度传导趋于复杂,乡村地域系统的内外因素交互影响、远程耦合、跨尺度作用,也对乡村空間治理尺度选择提出更高要求,选择合适的尺度开展乡村空間治理,不同尺度間治理措施的有效传导,将是未来重要的优化方向。乡村振兴应该是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视域下的城乡融合过程,“上下结合型”空間治理与跨尺度要素流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发展路径,跨尺度交互的空間治理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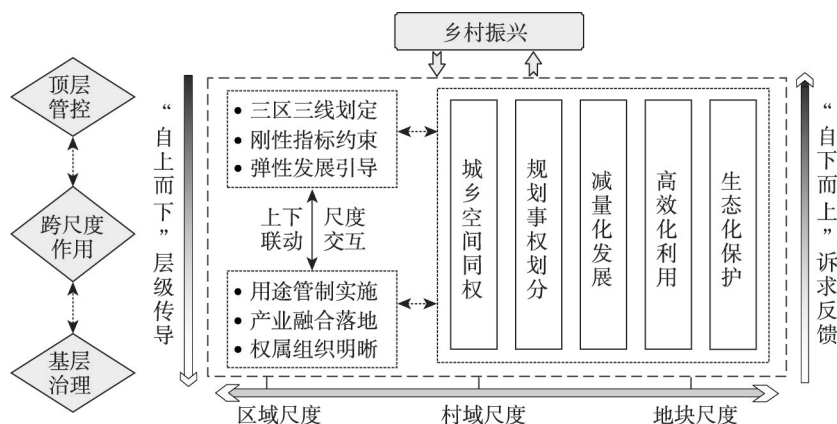


图4 “上下结合型”空间治理策略与乡村振兴

Fig. 4 "Top-down" and "bottom-up" combined spatial governance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5.2 “多元主体参与型”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

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构成乡村振兴推进的有利保障。以分散农户为代表的社会主体，多级政府为代表的行政主体，资本和企业主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分别构成了“社会力”“政府力”“市场力”多元博弈主体^[17]。乡村发展不同阶段多元主体博弈格局因时而异，如何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积极性和可靠性与空间治理制度设计相关。以农户为代表的“社会力”博弈能力越强，越有利于提高乡村空间价值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政府力”与空间事权关系相关，并且成为左右空间治理转型方向的关键力量，“政府力”越强，其他主体力量则越弱。“市场力”越活跃的地区，城乡发展要素流动越频繁，乡村发展的活力越强。“多元主体参与型”空间治理需要在培育“社会力”，监督“政府力”，引导“市场力”方面做好文章，统筹优化多元主体的博弈力量，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振兴动力集聚。多元主体在乡村空间治理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建立多元力量协同作用机制。多元力量与多元主体协同应以服务本地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落实多元力量协同需要提升“市场力”在牵引城乡发展要素流动中的作用，也要明确资本下乡的管控渠道，防治资本“跑马圈地”。此外，“社会力”和“政府力”在乡村空间治理过程需强化机制的创新，落实管控治理清单与议事协商制度，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治理水平和能力上台阶。“社会力”的强弱与农户组织体系、社会自组织能力、空间产权配置体系相关，并服务于内生动力培育和自组织能力强化。多元主体在空间开发中进行博弈，进而落实空间发展目标，推进公平权益体系的建设，完善乡村振兴的体制与机制。

“多元主体参与型”空间治理的效应体系与主体间博弈关系相关，并作用于乡村振兴路径的实现。乡村可持续振兴与农户可持续生计体系的构建直接相关，如何完善农户生计体系，增强农户应对风险的扰动能力，进而服务乡村可持续振兴的诉求，可从多元主体博弈的关系入手寻找突破^[2]。“市场力”与“政府力”应以提升“社会力”为核心目标，强化市场收益的本地化和多级分配体系的构建，这将有利于完善农户自组织为特征的振兴体系^[45]。农户自组织模式与博弈能力的培养将决定乡村空间开发利用的方向，并且能够影响“政府力”在基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效果。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空间治理需要强化对博弈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强势群体的约束，多元主体的多轮博弈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空间治理的效率，但持续且有效的参与机制，将为构建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渠道

制, 强化乡村空间综合价值核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探索乡村空间综合价值变现与交易核算路径。乡村空间权利共享需要在国家顶层空间权利分配上探索新方法, 其中包括乡村空间发展权和参与权的共享需要在城乡空间权利分配中创新落实路径, 探索乡村空间权益的跨区域和跨尺度流动, 有益于完善“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策略的落实。乡村空间财产权的配置与空间权益实现方式密切相关, 开辟乡村空间多元利用方式、综合开发渠道, 突出乡村空间复合功能和价值, 推动乡村空间财产权与收益分配权落地。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构建乡村振兴科学体系对于应对乡村发展不确定性和地域差异性具有重要学科价值。乡村空间治理瞄准乡村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难题和功能性障碍, 寻求多重治理手段, 为乡村振兴提供落地抓手。本文从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出发, 尝试从空间治理视角解构振兴乡村的可行性和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 乡村价值重构是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 主要包括价值体系、价值分配、价值实现的重构。乡村空间作为乡村价值重构的物质载体, 振兴困境也同其开发利用紧密相关, 破解城乡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难题也可以从乡村空间治理视角寻找突破。

(2) 乡村空间治理基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 进而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 重组空间组织关系, 重塑空间价值分配;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可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活化等层面加以强化。

(3) 空间治理效应与乡村振兴目标相对应成为明确振兴路径的主要着力点,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要素流通、空间结构互通、功能价值融通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是落实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空间治理带来乡村空间权利生成、实现和分配的体系优化是乡村内生发展路径实现的重要依据; 空间治理优化新型农户组织模式和村庄运营体系保障组织强化路径。

(4) 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 有利于顶层管控政策传导和基层治理诉求相结合, 推动权利博弈实现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 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体系, 推动空间发展目标实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 完善乡村振兴的体制与机制; 空间治理落实权利共享的机制和手段创新, 同乡村空间发展权的供给、财产权的分配、参与权的博弈有关, “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

6.2 讨论

乡村空间范畴因研究视角不同存在认知范围的差异, 本文研究的乡村空间主要聚焦乡村国土空间, 及其延伸的空间形态(空间权属关系和空间组织体系等)。也有学者认为乡村空间除此以外还包括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非物质空间, 进而探讨乡村非物质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乡村物质空间与非物质空间共同构成了乡村空间, 乡村空间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在非物质空间治理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本文在物质空间治理的基础上, 尝试从空间权属治理和空间组织治理入手, 探索乡村空间综合治理的理论内涵, 从空间隐性形态治理的视角对乡村非物质空间治理进行了关注。深入探讨乡村空间多元融合治理是未来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研究方向, 深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治理将有利于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理论体系。

本文从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内涵解析出发, 尝试分析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系, 并分别从“效应→路径→策略”出发, 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可行方案。但以上研究只是初步的探索。新发展阶段, 乡村振兴已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攻克的难题, 深入研究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互动作用机制, 发挥乡村地理学在乡村振兴科学领域的作用意义重大。当前, 瞄准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 立足乡村空间价值和权益研究, 充分论证乡村空间权利实现机制和路径, 进而探索优化城乡发展趋势的科学手段和方案, 仍需要进一步深化。立足地域空间特征的乡村空间治理举措和实施路径仍需结合典型案例和样区研究, 总结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空间治理经验, 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的科学机制。

致谢: 匿名审稿专家针对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完善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广州地理研究所杨梦琪博士在语言精炼上提供了支持, 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 [2] Ge Dazhuan, Lu Yuqi.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Mechanisms and path.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422-1437. [戈大专, 陆玉麒.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22-1437.]
- [3] Liu Yansui, Zhou Yang, Li Yuheng.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2): 2511-2528. [刘彦随, 周扬, 李玉恒.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511-2528.]
- [4]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Tu Shuangshua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
- [5] Ge Dazhuan, Long Hualou.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6): 1272-1286. [戈大专, 龙花楼.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地理学报*, 2020, 75(6): 1272-1286.]
- [6] Zhou Guohua, Dai Liuyan, He Yanhua, et al. Rural multi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s transform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20, 36(19): 242-251. [周国华, 戴柳燕, 贺艳华, 等. 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 *农业工程学报*, 2020, 36(19): 242-251.]
- [7] Long Hualou, Chen Kunqiu.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transitions: A perspective of land system sci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2): 295-309. [龙花楼, 陈坤秋. 基于土地系统科学的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 *地理学报*, 2021, 76(2): 295-309.]
- [8] Zhang Yingnan, Long Hualou, Ma L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78-594. [张英男, 龙花楼, 马丽, 等. 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地理研究*, 2019, 38(3): 578-594.]
- [9] He Renwei.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127-2140.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地理研究*, 2018, 37(11): 2127-2140.]
- [10] Yang Re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ypical rur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a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cun Villag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622-1636. [杨忍.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 *地理学报*, 2019, 74(8): 1622-1636.]
- [11] Cejudo E, Navarro F.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Rural Area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0.
- [12] MacKinnon D. Rural governance and local involvement: Assessing state community relations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 307-324.
- [13] Shucksmith M, Brown D L.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14] Ye Chao, Yu Jie, Zhang Qingyuan, et al. From governance to rural-urban co-governance: Research frontiers, trends, and the Chinese path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5-27. [叶超, 于洁, 张清源, 等. 从治理到城乡治理: 国际前沿、发展态势与中国路径.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5-27.]
- [15] Yue Wenzhe, Wang Tianyu. Rethinking on the basic issues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in China. *China Land Science*, 2019, 33(8): 8-15. [岳文泽, 王田雨. 中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性问题思考.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8): 8-15.]
- [16] Huang Xianjin. The reform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the innovation in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2): 53-57. [黄贤金. 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与国土空间治理创新. *城市规划学刊*, 2021(2): 53-57.]
- [17] Zhang Jingxiang, Chen Hao. Spatial govern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11): 9-15. [张京祥, 陈浩. 空间治理: 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城市规划*, 2014, 38(11): 9-15.]
- [18] Ge Dazhuan, Sun Pan, Zhou Guipeng, et al. Grai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security effects in traditional farming areas: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6): 1588-1601. [戈大专, 孙攀, 周贵鹏, 等. 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 基于乡村空间治理视角.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6): 1588-1601.]
- [19] Li Yuheng, Yan Jiayu, Song Chuanya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ypical case analysis and its enlightenmen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95-604. [李玉恒, 阎佳玉, 宋传垚.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典型案例剖析及其启示. *地理研究*, 2019, 38(3): 595-604.]
- [20] Cao Zhi, Li Yurui, Chen Yufu. Approaches to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2): 2560-2571. [曹智, 李裕瑞, 陈玉福.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560-2571.]
- [21] Fan Ji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erritory space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during 14th five-year plan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35(7): 796-805. [樊杰. 我国“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治理与区域布局.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7): 796-805.]
- [22]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 [23] Guo Yuanzhi, Liu Yansui.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ath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408-1421.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08-1421.]
- [24]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 1019-1030.]
- [25] Chen Kunqiu, Long Hualou, Ma Li, et al. China's rural land reform and rural vital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424-1434. [陈坤秋, 龙花楼, 马丽, 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424-1434.]
- [26] Fang Yangang, Liu Jisheng.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multifunction theory: Beyond modernization paradig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257-270. [房艳刚, 刘继生.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 超越“现代化”发展范式. *地理学报*, 2015, 70(2): 257-270.]
- [27] Long H L.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 [28] Woods M. *Rur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29] Liu Yansui. Modern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and human-earth system scie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8): 1221-1234. [刘彦随. 现代入地关系与入地系统科学. *地理科学*, 2020, 40(8): 1221-1234.]
- [30] He Yanhua, Wu Jianguo, Zhou Guohua, et al. Discussion on rural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736-752. [贺艳华, 邬建国, 周国华, 等. 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地理学报*, 2020, 75(4): 736-752.]
- [31] Liu Yansui.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6): 563-570. [刘彦随.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地理学报*, 2007, 62(6): 563-570.]
- [32] Wang Cheng, He Yanzhou.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regulation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 production space system in Chongq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8): 1680-1698. [王成, 何焱洲.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地理学报*, 2020, 75(8): 1680-1698.]
- [33] Li Yuheng, Yan Jiayu, Liu Yansui. The cognition and path analy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based on rural resili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0): 2001-2010. [李玉恒, 阎佳玉, 刘彦随. 基于乡村弹性的乡村振兴理论认知与路径研究. *地理学报*, 2019, 74(10): 2001-2010.]
- [34] Chen Yangfen, Liu Yu, Li Yuru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pa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632-642. [陈秧分, 刘玉, 李裕瑞. 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 *地理研究*, 2019, 38(3): 632-642.]
- [35] Yang Ren, Pan Yuxin. Spatial pattern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rural vulnerability in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438-1454. [杨忍, 潘瑜鑫.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及对策.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38-1454.]
- [36] Li Hongbo, Hu Xiaoliang, Zhang Xiaolin, et al. On the analysis of rural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91-600. [李红波, 胡晓亮, 张小林, 等. 乡村空间辨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91-600.]
- [37] Ge D Z, Zhou G P, Qiao W F,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ramework an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30(8): 1325-1340.
- [38] Long Hualou.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 [39] Long Hualou, Ge Dazhuan, Wang Jieyong.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the coupling research on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2): 2547-2559. [龙花楼, 戈大专, 王介勇. 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研究进展及展望.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547-2559.]
- [40] Tang Chengli, He Yanhua, Zhou Guohua, et al. The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od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459-1472. [唐承丽, 贺艳华, 周国华, 等.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459-1472.]
- [41] Qiao Jiajun, Ma Yuling. Research on dynamic model of urban-rural interfa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2): 2283-2297. [乔家君, 马玉玲. 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 *地理研究*, 2016, 35(12): 2283-2297.]
- [42] Zhang Jingxiang, Xia Tianci. The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under the goal of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10): 2040-2050. [张京祥, 夏天慈.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变迁与重构.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10): 2040-2050.]
- [43] Zhou Guohua, Liu Chang, Tang Chengli,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2): 2475-2489. [周国华, 刘畅, 唐承丽, 等.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8, 37(12): 2475-2489.]
- [44] Wen Qi, Zheng Dianyan, Shi Linna. Themes evolu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research prospect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272-1281. [文琦, 郑殿元, 施琳娜. 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272-1281.]
- [45] Li Xiaojian, Hu Xueyao, Shi Yanwen, et al. The rol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3-14. [李小建, 胡雪瑶, 史焱文, 等.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 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3-14.]

The logic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revitalization

GE Dazhuan, LU Yuqi, SUN Pan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It is meaningful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vitalization based o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demand→effect→path→strate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vitalizat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value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can be a good way to realize the rights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rural space;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includes material spatial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spatial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spatial governance; through spatial governanc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hysical space can be reconstructed, th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can be reorganized, and the value distribution can be reshaped. (2) The effect of spatial governance on rural vitalization is presented from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stim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rural endogenous power, and the capabilities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3)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implement rural vitalization by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tivating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the organizations mechanism. (4) The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combines "top-down" and "bottom-up" forms to implement rational allocation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ower. The channels, capabilities, and effects of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spatial governance will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pace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with equitabl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right-sharing" spatial governance can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urban-rural sharing, subject and regional sharing. In summary,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patial rights; multiple subjects